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
第二十卷 蓮花庵妖尼施毒藥 彰州城迷婦返清心

話說自忍冰在彰陽旅館的大廳上，同一位穿藍緞袍的客官談了一回銅元、銀元，收漕不收漕的一套閒話，雖是幾句空議論，然而倒是切中時弊的話頭，不可當做他閒談的看待呢。接著又談到自治公所裁判的話兒，提起豆腐店隨意的妻女一起奸案。已說到姦夫小錢打聽黃氏的出身底細了，原來那黃氏卻是本處黃鄉紳家的婢女，那黃鄉紳當初也做到監司大員，及至告老回家，年紀已六十七八了。老而不衰，就把這黃氏收在房裡。那時節，黃氏只得十五歲，倒也服伺了黃鄉紳差不多十年光景，黃鄉紳伸腿去了，豈知黃鄉紳的兒子，早瞧上了這黃氏，黃氏很懂道理，決計不從。那黃鄉紳的兒子想等到老頭子死了，不怕她不依，及至等到了這時分，黃氏仍是不肯。因此黃鄉紳的兒子不高興了，不容她留在家中，就給了這隨意做老婆。黃氏服伺了黃鄉紳這許久，自然手裡也積了一兩弔銀子，衣服也有兩箱。隨意喜出望外，得了這麼大一注的妻財，自然鋪面也放闊些兒，叫老婆坐在豆腐架子旁邊應酬主顧，天天坐在舖子裡瞧著街上來來往往有些年輕美貌的郎君，看了好不有趣。頭裡服伺黃鄉紳的時節，成日裡伴著一個白頭翁，倒一心一意的，沒有半點兒邪念，及至嫁了隨意，又想著自己因為有志節，不肯從小主人的緣故，所以嫁到這裡來的，心裡有說不出的委屈，為何大老爺們不稱贊有志節呢？所以雖則看看這隨意年紀也嫌老了，臉兒也丑了，言語也不知趣了。然而一想前情，斷不敢起一些兒邪念，依然規規矩矩和氣過日子。須知婦人家心，原是水也似的，提防的嚴密，尚還無端的決了，何況這時節，黃氏的提防雖是表面上果然完好，卻不道里面被蠅蟻吃空了的，只消微有些兒衝激，立刻決了。剛好這個小錢打聽得明明白白，又知其手裡還有一二千金，如此肥美怎肯放鬆一點。無奈越足這等人家的婦女越難下手。成日成夜老婆、女兒盤在一塊兒，而且又是豆腐店。難道穿了很齊整的衣服，天天跑去買塊豆腐做進身之計嗎？只好在他們門前兜個圈幾。但是小錢也沒有特別簇眼的俏皮衣衫，所以黃氏眼瞟也沒瞟過一次。如此一月有餘，小錢無計可施。

一日，合當有事，恰巧蓮花庵裡的姑子喚做妙雲的，在豆腐店裡同黃氏說話。他便觸景生情。原知道妙雲的色戒已破，他那裡不三不四的把戲，暗地裡著實幹了不少。他既是同妙雲認識，只怕妙雲身上有個計較哩。於是便到蓮花庵等著妙雲回來，待說了來意，妙雲道：「只怕不成功的。我同她是道義之交，極平常的。不過就是她在黃府時，同太太、奶奶一起搭了我這裡的蓮船會。這會期是每年的八月十六日，今兒分送個貼去吧。」小錢道：「等是等到八月十六日有會期，那一天她要來不來呢？」妙雲道：「說不定，她在黃府上不過來了兩次。去年她嫁了隨老班，她也沒來。方才瞧她的意思也不見得來哩。會分錢，也給了我。」小錢道：「會分錢既已送過了，決得定不會來的了。我知道你的本事非常之大，能去撮弄她來，我情願捐助十斤燈油，好嗎？」妙雲笑道：「十斤燈油能值幾何？也要不了一元洋錢呢。」小錢笑道：「罷也，就是捐了十斤燈油，撮弄的她來了，然而正經的事幹，不過看著罷哩。假如沒做理會處，這一注錢，也是白白的送給你的。」

妙雲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常言道：小錢不去，大錢不來。你若捐一件花青綢道袍來，包你成功就完了，不過長久不長久，我卻不管的。」小錢喜出望外道：「這個自然，這個自然。所謂包做媒，包養孩，原來沒有的事。只消你牽了我們攏來，我自手有手段籠絡她。」妙雲道：「如此就是了，這倒用不著會期那一天了，你聽我的就是了。」小錢再三囑托了一回。過天，便去打探消息。妙雲笑道：「光景你們的緣分，前世裡已種下了，吃我三言兩語，話出她的真情來了。還且一箭雙雕呢，不過她的意思，在三尺地面上鬧些話柄出來，是不肯的。要是索性遠走高飛到別處去安身，另做人家，只消你答應了，她便安排她的去路了。今世界上，是再容易沒有的了。如今錢路通行，不消一刻功夫，便幾百里路遠的地方就到，而且各處車站，那裡旅館林立。床帳被褥都是現成，又且清潔，不消攜帶一點東西，只要有錢，就各式備備了。不比當初閉塞時代，有許多為難呀。」

小錢道：「這句話，你提醒了我了，這裡本府那裡我原有個相識的去處，不如同她母女兩個，本府城裡去住幾天，再做道理罷。準定時兒三班火車站上相會罷。」訂約已定，小錢也安排了一回，次日三班火車，是在未正開的，預先一步在火車站上等著。須臾，只見妙雲引著黃氏、昭弟匆匆的到來，黃氏手裡拎了一個大包裹，約摸是幾件衣服，面上一個方方的盒兒，光景是首飾盒子哩。可想值錢的東西都在這裡了。小錢忙同黃氏招呼，黃氏不過點頭而已，昭弟也不言不語。看她母女兩個，神色之間很有些舉止失措，不似平常的光景，總疑她是偷背私奔，心上不免擔著驚恐，豈知這私奔的一局戲，本不是黃氏的本心。那妙雲卻是個妖尼，她存一種迷人的藥，中了這藥的毒，便憑人捉弄，不得自由，直要七天之後，方才清醒回來。若是黃氏本沒有一點邪心呢，她也不敢捉弄的。只是那一天受了小錢的囑托，便假意兒指著蓮船會的因由，要重改章程的話頭，去對黃氏說。黃氏便留她房裡去議論一番，說到中間又說道：「奶奶是福氣，嫁了隨老班，過快樂日子，卻該在菩薩面上多花兩個積些功德，保佑平安。」

原來黃氏心上卻有嫌厭隨意的意思，不免露出怨望的話頭。妙雲是何等的精怪，便拿住話頭，牢牢的不肯放鬆半句話兒，一句一句的緊跟上去，頂得黃氏沒有了主意。慢後來妙雲索性把小錢的意思都說合來了，又把那小錢說得天花亂墜，如子都之姣，宋玉之美，只怕還比不上小錢哩。黃氏只低了頭，不言不語，不置可否，及至吃妙雲纏不過，只說了一句：「耳目多的很，況且昭弟這孩子跟牢住的，別的念頭，空想一陣罷了，斷斷做不來的。」妙雲明知黃氏心裡是願很哩，也不說了，提個當兒，下了一些迷藥在茶杯內，恰好昭弟走來，便捉弄她母女兩個各喝半杯茶。妙雲道：「你們安排些兒要緊的東西，明兒我來接你們罷。」黃氏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一準明兒罷。」

你道這迷藥又是做書的，故神真說了，不過我們蘇鬆常鎮一帶，是沒有的。所以聽了以為詫異。至於西北邊陲；瑤苗峒番雜處的去處，卻視以為尋常。那妙雲原是瑤種，彰陽地方雖是不常有這種的害人物，然而到底不是不有的事。大家也都知道了，不似我們蘇鬆一帶的人，聽了也有些半信半疑哩。若說這種迷藥湊合起來，非常容易，並無希奇難致的東西，做書的當年到寧夏去，那裡是接近苗瑤的所在，傳授解決的法子，預防著受人捉弄，所以知細這個性質，且往下說不得了。如今我們上海那種輕狂的孩子，太多了，專門研究那一種科學叫什麼釣蚌珠，靠著釣蚌珠過日子，風俗都讓他們鬧的翻轉來了。若是把修習這號迷人質性，毒藥的法子，順筆兒寫了出來，豈不是倒授了這般輕狂孩子釣蚌珠的利器嗎？要是讓他們陝甘雲貴去跑一趟，或者也有人傳授，不過做書的不是跑去玩的，所以有人傳授，是向來的老例，你們這般哥兒弟兄，沒領著緊要的公事，去白跑了這麼老遠的一趟，可別說吃做書的哄了。花了一大注的盤纏還是小事，倒是這一趟吃了千辛萬苦，幾乎把性命都送掉了，可是合不來呢。

閉言少敘，且說黃氏、昭弟母女兩個，中了迷藥之後，自己也不覺著，別人也瞧不到，不過她倆心上，終以為妙雲的言語句句是好說話，很情願依她指點。於是收拾了幾件緊要心愛的東西，等到妙雲來了，便同了妙雲一路來到火車站，和小錢相見了。心上也有知不合，何奈妙雲師父，要好費了這麼一番心計，原是為了自己，並不是為了他人，只得由他們佈置罷。一時火車已到，便別了妙雲，挈了昭弟，同著小錢上火車，望本府進發。不過一個時間已到了，下了火車，進了旅館。往下的事，不言而喻。光陰荏苒，不覺過了五天，黃氏、昭弟迷藥的毒性已過，心裡頓然明白，失驚道：「此事如何做得？妙雲害人不淺了，我前兩天不知怎地昏到如此地位呢？」昭弟道：「娘，我們跑了出來，不知道爹在家裡急的什麼樣子，這裡又不知是個什麼所在呢？」母女兩個暗暗的哭了一常恰好那小錢，找相識去了，料得有好一頓功夫才來。於是母女兩個商量出一條計較來了。要知怎樣的計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